

『南渡名宰』余端礼

◎雷柏成

余端礼,字处恭,县南冷水村(今属溪口镇)人,南宋绍兴二十七年(公元1157年)进士,在地方历任宣州宁国县尉、江南西路安抚使、湖州乌程县知县等职,在朝历任吏部侍郎、吏部尚书、右丞相、左丞相,最后称疾乞退,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判潭州,逝于潭州州治。余端礼为人正直,勇于为民请命,竭力减轻百姓负担,敢于抵制权臣韩侂胄专权误国,被誉为“南渡名宰”。

乌程县在余端礼任知县之前,县政受有特权的豪门贵族控制,他们要求知县办事,知县一摇手拒绝,就会被他们赶走。余端礼到任就说:“我不怕丢官,宁可得罪权贵,也不得罪老百姓!”他处理公事雷厉风行,从前豪门贵族出入大堂似客厅,现在大堂寂静无声,鼠辈见而落胆两腿发抖。有个富商犯法,县吏不敢逮捕,余端礼派人将其缚送县衙,那人进了县衙还是意气洋洋,余端礼说:“看来这人有靠山!”话刚说完,县吏送来刑部使者张宗元一封求情信,余端礼看也不看一眼,将那富商按法处置,从此余端礼办事就顺利不少。湖州有六个县,老百姓最苦于征收所谓“口算”,也称丁绢钱,即人口税。先时规定每三丁交纳绢一匹,不纳绢则每匹折钱一千,后来又改为折钱五千,百姓不堪重负。余端礼告于知府,要求改为每七人纳绢一匹,郭内折钱、郭外纳绢。知府一面上报,一面让余端礼亲赴中书省面呈。丞相虞允文对此嘉许赞叹,及时奏请孝宗,使乌程县每年蠲免钱六万。当余端礼回县时,百姓数万人迎接。

余端礼于宋宁宗庆元元年(公元1195年)四月拜右丞相,二年正月拜左丞相。庆元元年发生大饥荒,安徽、浙江请钱请粟于朝廷赈灾救荒,仅城中饥民以户计,达十一万二千余户,请赈贷钱数额达数万万之巨。时米价昂贵,达斗米千钱。端礼奏请宁宗皇帝,得准贷钱、发太仓之粟降价以赈,到庆元二年秋成,救活饥民无数。又当时“口算”之钱名目繁多,百姓不堪其负,即使作为“行在”(临时首都)的临安也如此;临安之民有“身丁”,台严湖三州之民有“丁绢”,衢州所属五县不在常税之目的杂税多达十四种。余端礼请于朝廷,将衢州之杂税减去其中十种,临安及台严湖三州免征三年。免符既下,五州父老感极而泣。

韩侂胄是名相韩琦曾孙,以太师为平章军国事,序班在丞相之上。余端礼反对韩侂胄构党祸迫害朝臣、在时机不成熟情况下对金国用兵,因而被韩排挤出守潭州。余端礼在地方、在朝任官四十余年,为国为民殚心竭力,以“南渡名宰”誉之,当之无愧。

清雅儒商童珮

◎方冬成

童珮,字子鸣,生于明嘉靖三年(公元1524年),卒于万历六年(公元1578年),谷水乡桐冈坞村(今龙游县塔石镇童岗坞村)人。

童珮生活的年代,正是龙游商帮的鼎盛时期,其家族中包括其父亲在内都有不少经商成功的佼佼者。

因自幼就随父亲贩书于苏州、杭州、常州、无锡等地,童珮后来继承父业,以贩书为主,过着经年在外漂泊的行商生涯。幼时“家贫,不能从塾师”,但由于职业使然长期受到书的浸润,“日与之居,其性灵必有能自开发者。”加上他的勤奋,“喜读书,手一帙坐船间,日夜不辍,历岁久,流览既富”,终于学有所成;不但能够写诗作文,而且“尤善于考证书画金石”。古韵素心,超然尘表。笃于交谊,重于然诺,与人相约虽千里不爽,所交王世贞、王穉登、胡应麟等皆一时名儒;曾游昆山问学于归有光,归有光撰《赠童子鸣序》,道其依依相慕之意。

童珮与时任衢州知府的韩邦宪也是朋友。韩邦宪(公元1541年至公元1575年),江苏高淳人,在家尚未做官时,一次在旅店中与童珮相遇,两人就交谈得十分投机,后曾数次交往,相互间情意深重。万历元年(公元1573年)韩邦宪任衢州知府后,曾专程到龙游乡下拜访童珮。山坞中人从未见过知府驾临鸣锣开道的排场,争相观望。中午童珮仅以“山粉糊”和糙米饭招待知府,虽无美味佳肴,但韩邦宪和童珮吟诗相和,“至夕始去”。出于“来而不往非礼”,过了很久,童珮才去衢州拜谢韩邦宪,韩邦宪见其生活困难,想捐俸帮助他,童珮以“甘田中食,不忧馁也”谢绝。万历三年韩邦宪在任病逝,童珮徒步前往送丧。

王世贞《童子鸣传》记载,童珮贩书的主要地方是在梁溪(今无锡),“梁溪诸公子心慕之,争欲得子鸣一顾以重。”作为一个书商,能让人如此器重,当然得有突出的令人信服之处。当时的宗室太保朱忠僖和其兄恭靖王,想请童珮评鉴家藏字画,设法将童珮“挟之都”。童珮到他家后“焚香啜茗,评鹭字画而已,不复言及外事”。兄弟二人想把他留下来做门客,童珮“一夕竟遁去”,不辞而别。

商人往往惟利是图,而童珮经商不结交官府,不趋利忘义,为了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,毅然放弃攀附王孙公子的大好机会,显示出他的书生本色和儒商风采。

童珮好游名山大川,曾冒雪游九华山,登南岳祝融峰,上泰山日观峰,作有《九华山游记》《南岳东岱诗》。性喜撰述,但无意保存,因此所存不多。嗜好藏书,遇善本便藏之不售,藏书万卷皆亲手校勘。胡应麟见其藏书目录,备极赞赏:“所庐列经史子集皆犁然会心,令人手舞足蹈。”(见胡应麟《报童子鸣书》),著有《童子鸣集》诗4卷、文2卷,《四库全书》存目。

童珮生平编过两部书,一是为曾任盈川县令的唐代诗人杨炯编辑《杨盈川集》,杨炯为“初唐四杰”之一,其文集到明朝已无存,童珮从各种旧籍中搜辑遗文,共得诗赋四十二首,序、表、碑、铭、志、状、杂文等二十九篇,编为十卷。二是编《徐侍郎集》,即徐安贞的文集。“公后相传有集凡若干卷,亦散漫不复见,此诗赋杂文十有三篇,往余得之断碑脱简。”杨、徐二人,一为龙游地方官,一是龙游人,童珮搜罗残篇断简,为他们编文集,其用心良苦。童珮又和曾任临武知县的龙游人余湘合纂《龙游县志》十卷。其对乡邦文化的贡献功不可没。

因贩书而读书,因读书而藏书、编书,所作诗文又合编成集刊行于世,童珮可谓是商人与文人兼于一身,龙游商帮中典型的一代儒商。更令人称道的,童珮在经商活动中,固守志节,以义取利,用现代的话来说,是商人与官员之间“亲”与“清”的典范。

龙游义商毛文瑛

◎邓根林

提起毛文瑛,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,因为他没有做过官,县志上也有多少关于他的事迹记载。可是,龙游很多人都知道毛汝麒这个人,据说他在广东、江西、浙江三地都建有祠堂,是个被外姓人祭拜的清廉官吏,而毛文瑛就是毛汝麒的父亲。都说“有其父必有其子”,如果你知道了毛文瑛的所作所为,你可能会恍然大悟,毛汝麒的廉吏之名不是凭空而来的。

在广东番禺,有一座石桥,叫“浙江桥”。据《濠水毛氏家乘》记载,这座桥就是毛汝麒的父亲毛文瑛出钱修建的,因为他是浙江人,当地人感激他的义举,就把这座桥称为“浙江桥”了。

毛文瑛,字元秀,号存耕,龙游北乡模环人。祖先是周文王第十子,“食采邑于毛,因以毛为姓”。东晋时,州陵侯毛宝因军功被派到西安(今衢州)任职,他的子孙遂散居于“三衢郡邑”。毛氏为落户龙游最早的名门大户之一。

1368年,毛文瑛的曾祖父毛义和从衢州迁居龙游北乡三塘定居,他的爷爷、父亲都是勤劳能干,勤俭持家的庄稼人,因此家资殷实,生活富裕,且乐善好施,是当时有名的“积善人家”。因为家里一直以务耕为主,毛文瑛从小知道土地的珍贵。他喜欢读书写诗,知道有这样一句名言,“但存方寸地,留与子孙耕”,于是他就用“存耕子”作为小名来激励自己。因为他从小得到父母乐善好施的言传身教,毛文瑛孝敬长辈,急公好义。年轻的时候,他除了读书,还要在家干农活,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考取功名,光宗耀祖。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,一直未能如愿,遂产生了外出经商做生意的想法。在征得父母同意后,毛文瑛带上家里所有的余钱,长年来往于广东福建等地,开始行商。由于他为人厚道,又以诚信为本,生意越做越大。

有一次,他来到广东新会的一个叫劳沙坪的集市做生意,看到这里山势崎岖,山溪河流众多,道路高低不平,一到雨季,山洪暴发,积水难退,行人就不能过河;积水退去以后,河床上却满是污泥,许多人冒险过河,不少人陷入烂泥潭而溺亡。毛文瑛见此惨景,非常痛心,责问为什么不造座桥?当地人回答说没有钱。毛文瑛听在“肚里”,回家后,他搜集起家里所有的余钱,交给番禺当地人推举出来的有信义的人,购买石头木料,动工建桥。几个月后,这座八墩七孔的石桥建成。据《濠水毛氏家乘》记载“桥成

于正德壬申(公元1519年)之三月,广袤百四十二尺有奇,磨石甃地又五十九尺,坚壮敞夷,往来颂其利济不绝,以公浙人,胥名之为浙江桥云。”

这年冬天,毛文瑛经过江西大庾岭返回衢州,正好与带着一个僮仆行商的清江商人同行。清江商人在搬运货物时候,突然暴病身亡。僮仆哭天抢地,束手无策。毛文瑛就买来棺材,先把清江商人的尸体收殓,然后陪着僮仆,带上清江商人的棺材,辗转几百里,来到清江商人的老家,把货物全部交到他的亲人手里。清江商人的家人感激涕零,拿出一半的货物给毛文瑛,作为酬谢,毛分文未取。

嘉靖丙戌公元(1526年),毛文瑛来到维扬(江苏扬州)做生意,正遇到那里闹饥荒,街头巷尾到处是行乞的难民,他当即从货里拿出成串的铜钱,分发给饥肠辘辘的难民。一天夜里,跟毛文瑛同住一个旅舍的生意人,见钱眼开,偷了他的货款逃之夭夭。小偷很快被官府抓住,毛文瑛追回了被偷的财物。官府的人告诉他,只要毛文瑛报出被偷金银的数量,起诉他,就可以得到双倍的赔偿。毛文瑛听后,不以为然地说:“他是因为家里缺钱才做小偷,为什么要让他赔更多的钱而使生活更加贫困呢?这不是一种蹊田夺牛的行径吗?要是因为这件事让他的一家人没有活路,我一辈子不会安心的。”他让公差马上把那生意人放了,没有要一分钱额外赔偿。

又有一次,毛文瑛到一个欠着自己货款的人家讨债,看到这家主人正卧病在床,身体瘦弱得不成人样。毛文瑛问过他的家人,才知道他家里没有粮食,已经三天揭不开锅了。毛文瑛当场取出他的欠条,当着众人的面烧毁,并派人上街买来粮食送到欠债人家里。

一个人平时能帮助好朋友那是天性,关心爱护父母家人那是与生俱来的孝心。然而,一个走南闯北的生意人,行踪不定,颠沛流离,辛辛苦苦赚了一点钱,却能毫不犹豫地拿出来,在人生地不熟的外省他乡造桥修路;看到一个不与自己沾亲带故的路人有难,敢于自找麻烦,替陌生人殓尸送葬,不图分文报答;看到灾民受饿,明知道仅凭自己一身之力,难救民水火,但他还是拿出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,布施饥肠辘辘的灾民;面对自己痛恨的小偷,明明是他人想不劳而获,却尽量把人往好处想,希望天下无贼。这样的大度,这样的慈善,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。